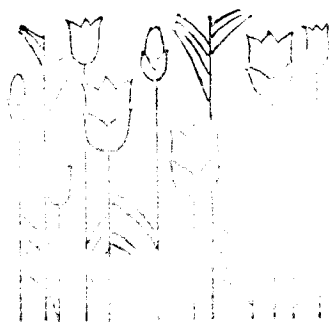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参阅作品选

第三册

二十一院校编写组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

(第三册)

二十一所院校编写组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0.75印张 2插页 495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935

书号: 10173·650 定价: 2.15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这套书，由二十一所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同志编选而成。我们在日常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深感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的文艺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产生过种种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这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整个文艺创作在艰难中行进，不少作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还有不少作品由于自身或社会等种种的原因，也曾出现过种种争议。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温故而知新，鉴往以开来。认真回顾这些文学现象，对于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从中汲取正反两面的经验，借以推动当前的文艺创作，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不少高等院校与研究单位，已经编写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而对建国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受到过批判，或有过争议的作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加强与时代岁月的流逝，对于这些作品是越来越需要，也越来越难找了。因此，编选与出版这类作品，既是历史的回顾，又有史料的价值。基于上述考虑，特编选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也可说是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样可为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与科研单

位有关人员提供教学与研究的资料；对各文学艺术团体与文艺工作者则有参考借鉴的作用；对广大文艺爱好者亦可扩大阅读视野，提高鉴赏文学作品的 ability。

本书的编选原则、体例、协作单位等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书因系配合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故在建国以来各个时期文艺运动与思想斗争中涉及到的作品，或受过批判，或有过争议，只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均予选收。这些作品情况不一，须作具体分析。即以建国十七年文艺界“五大运动”中受过批判的作品而论，有的应作“重放的鲜花”，可以列入当代优秀作品的范围；有的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时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物来批判是错误的。各个时期引起争议的作品更为复杂，或对整部作品有所褒贬，或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其结果也不一样，有的属于好的比较好的作品，有的瑕瑜互见，有的确实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

二、建国以来的“参阅作品”，因其数量很多，我们大体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分册出版。建国十七年部分分为四册。十年动乱中单独编册。新时期再编若干册。

三、入选篇目一般包括原作、说明、索引三个部分。“原作”尽量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其中有的作品，如剧本《新天河配》、《新闹天宫》等，当时虽已公开演出，尚未正式发表，这回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说明”意在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批判或争论的情况。着重介绍有关背景，摘编主要论点，力求客观叙述，言必有据，以期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索引”选编在批判或争议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篇目，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四、凡属长篇小说一律存目，不收原作，只附编者说明与索

引。少数中篇小说因超过十万字，与长篇同样处理。

五、我们选收某一作品，并加简单说明，是为了提供学习和研究的资料，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如果介绍当时背景与概括不同观点不够准确，则由编者自己负责。不少作品今天已有新的结论、新的评价，我们则在说明部分尽量给予反映。有的作家虽然在政治方面已重新作出结论，但对过去受过批判或有过争议的某一作品目前尚无评论，只有暂付阙如。有些可能出于我们疏忽，欢迎作者与读者提供线索，补充订正。

六、参加协作编选的院校（以校名笔划为序）有：山东大学、广西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学院、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徐州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海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因各校参加编选人员较多，故执笔者姓名附每篇说明之后，不再列入前言。

七、一九八一年三月，由南开大学、杭州大学等十八所高等院校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当代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会上在确定《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编写任务的同时，酝酿编选《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同年八月，各校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协作会议，正式确定编选这一套参考书。福建人民出版社特派代表参加会议，同意承担本书的出版任务。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初稿，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和十月在杭州和开封定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直接指导帮助和各协作院校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市文学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亦对本书编选原则、篇目选录提过不少宝贵意见。对此，我们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八、编选建国以来的“参阅作品”，这是一项初创性的工作。限于我们的学识水平与时间精力，定然存在不少问题。或有于见闻，而将某些重要“参阅作品”遗漏；或选择不当，而与我们自己所订编选原则不符；或缺少识见，而造成说明文字不够准确。凡此种种，热忱欢迎各条战线——教学、科研、创作及文艺爱好者们，阅后批评指正。我们将根据各地有关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意见进行修订，以求不断提高完善。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编写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三月改定

目 录

前言

不夜城·····	柯 灵(1)
辛俊地(存目)·····	管 桦(83)
青春之歌(存目)·····	杨 沫(87)
除夕·····	萧 平(95)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 缨(110)
来访者·····	方 纪(138)
“锻炼锻炼”·····	赵树理(178)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田 汉(206)
奇迹·····	李古北(308)
破案·····	李古北(316)
上海的早晨(存目)·····	周而复(325)
一盏抗旱灯下·····	申跃中(334)
红霞·····	石 汉(342)
在电影院里·····	杨 苾(405)
“成问题”的故事·····	杨 苾(413)
三家巷(存目)·····	欧阳山(424)
苦斗(存目)·····	欧阳山(424)

金沙洲（存目）	于 逢(431)
望星空	郭小川(437)
无情的情人	徐怀中(451)
英雄的乐章	刘 真(501)
还乡记	赵 寻(525)
创业史（存目）	柳 青(632)
乡下奇人	欧阳山(642)

不 夜 城

(电影文学剧本)

柯 灵

人 物 表

- 张耀堂——大光明染织厂老板，五十四岁。
- 张伯韩——耀堂长子，英国留学生，二十八岁。
- 梁景萱——伯韩妻，二十六岁。
- 张仲鸣——耀堂次子，二十四岁。
- 茅金凤——仲鸣妻，二十三岁。
- 凌大年——耀堂外甥，三十岁。
- 张婉新——耀堂女，大年妻，二十二岁。
- 张文琤——伯韩女，十七岁，小名珍珍。
- 珍 珍——文琤幼年，五岁。
- 凌家骏——大年前妻之子，十八岁。
- 梁溥泉——景萱父，五十二、三岁。
- 林 琰——文琤同学，二十二岁。
- 老 瞿——耀堂同乡，染织厂老司务。四十七岁。
- 瞿海生——老瞿子，纺织厂磨车工，二十四岁。
- 沈银弟——纺织厂织布工，老瞿甥女，后来是海生的妻子，二十一岁。

宗貽春——买办，年三十余。

蓝茜——交际花，宗外室，二十四、五。

邓尔康——资本家，四十左右。

老刘——资本家，三十左右。

其他

（人物年龄，系指其出场时的岁数）

—

〔景渐显：〕

〔五月的清晨，黄浦江静静地躺在朝阳下。岸边矗立着摩天大厦，江心鳞次栉比地停泊着外国军舰。——远远望去，显得苍茫、穹远，而又气象森严。〕

〔字幕就在这样的画面上出现：〕

“在二十年前的上海——”

〔字幕渐隐，景现英商怡和洋行的公和祥码头。〕

〔刚进口的英国邮船“兰浦拉号”正好靠岸，船尾旗杆上的英国旗在晨风中轻轻飘动。〕

〔码头上非常嘈杂和忙乱：邻近的船上正在卸货，岸边洋货堆积如山，起重机还在不断吊下来；成群的码头工人背着沉重的货包走向仓库，喘息声和邪许声混成一片；而“兰浦拉号”的前面，则站着一大堆接客的男女，他们多数是衣冠楚楚的西洋绅士和太太小姐们，还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神态举止，多少都显得有点趾高气扬。——这一切，鲜明地勾画出这个城市的殖民地色彩。〕

〔在接客的人们中间，站着大光明染织厂的经理张耀堂，

一个纯粹的老式生意人，光头，穿着半新不旧的蓝布大褂，布袜布鞋，样子和周围的人群极不调和。他的一边站着他的二儿子张仲鸣，神情装束，同样显得乡气。但他的外甥凌大年却比较漂亮，穿的是流行的毛织品长衫，右臂缠一条黑纱。另一边，他的女儿张婉新和长媳梁景萱，虽然素朴，倒也打扮得楚楚动人。景萱手里抱着五岁的女儿珍珍。他们的旁边还站着厂里的老司务老瞿，他年纪将近五十，但还是显得很结实。

〔他们眼巴巴地向船上望着，景萱象最先看见了什么，欢跃地叫了一声，向船上指了指，大家就都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

〔“兰浦拉号”的旅客挨挨挤挤地从甲板上沿着吊梯往下走。于是我们看见：夹在旅客中间的张伯韩，穿着一身灰色西服，提着一只手提箱，一边走着一边向岸上张望，突然他在甲板上站住了，举起一只手，向他的家人摇了两下。

〔当张伯韩走下吊梯的时候，老瞿首先从人丛中迎上去，双手接过手提箱。

老瞿 （浑厚地笑着）大少爷！

伯韩 （高兴地）你也来了，老瞿。

老瞿 （显着几分得意）您出洋那年，不也是我送您上的船！

〔耀堂他们迎着伯韩走过来。因为过分的兴奋，耀堂冒冒失失地从一个西洋绅士身边挤过，绅士厌恶地一把将他推开，用手帕拂着自己雪白的上衣；耀堂慌忙小心地鞠躬，却又碰到了一个日本绅士，他只得又回过身来向日本人道歉。

〔伯韩看见这情形，轻轻皱了皱眉，赶快上前接住了他。

伯韩 爹！

耀堂（眉开眼笑）孩子，这可把你盼回来了！

〔仲鸣、婉新、景萱把伯韩围起来，伯韩忙不迭和大家招呼，最后温柔地对着他的妻子。

伯韩 景萱，你好。

景萱（同样用温柔的眼色回望着丈夫，然后对她正在发呆的女儿）叫爸爸，叫呀！

〔伯韩接过女儿，钟爱地吻着她的小脸。

伯韩 珍珍，不认得爸爸啦？（就手掏出一个洋娃娃）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珍珍 谢谢你！（高兴得把洋娃娃紧紧抱在怀里，乖觉地——）你就是张伯韩呀？

景萱 这孩子！

〔大家笑起来。耀堂四面看看，望着他的女儿。

耀堂 婉新，大年呢？

婉新（不觉有点羞怯）在验关房，他带老瞿给大哥照料行李呢。（忽然用手一指）这不是来了！

〔大年走过来，和伯韩热烈地握手。

大年 表弟！路上辛苦啦？（向耀堂）舅舅，这就让表弟回家歇着去吧。

耀堂 对，对。仲鸣，给你大哥雇辆黄包车去！

大年 我雇好汽车了，舅舅。

耀堂（没有想到）哦，汽车！

〔靠码头出口的路边停着一辆祥生出差汽车。他们走过去，大年打开车门，先让景萱、珍珍、伯韩上了车，接着其余的人都准备拥上去。

司机（极不客气地）喂，你们坐多少人？（大刺刺地伸出四个指头）顶多四个！

〔大家怔怔地站着，不知道怎么才好。

大年 舅舅，您上吧。

耀堂 （固执地）不，我坐不惯，怕头昏！

大年 （向婉新）那你上去吧，表妹。

婉新 （微微红了红脸）你坐，表哥。

大年 （轻轻地）干嘛跟我客气呀！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从他们的眼色可以看出来，这是明显的殷勤与感激的交流。然后，大年侧过身子，搀了婉新一把。她上了车，他随手碰了车门。伯韩注意地看着他们。

大年 （向仲鸣）你坐前边吧。

〔仲鸣巴不得一声儿，猴急地钻进了前面的车座。

耀堂 等等！（用手伸进大襟，曲曲折折地向里面的衬衣口袋掏摸着）多少车钱？

大年 我已经给了，舅舅。

〔他挥手，汽车从乱纷纷的人群和车群中开走。

耀堂 （好不容易把手抽出来，从大褂外面轻轻拍一拍口袋）嘻，怎么能让你化钱呢！

二

〔景化到苏州河边，混浊的河水，破烂的民船挤满河面，小火轮迟缓地开行着。祥生汽车沿着河北岸向西驶去。

〔伯韩坐在汽车里，一面逗着他的爱女，一面贪婪地浏览着车窗外面的景色。

婉新 （艳羡地）大哥，伦敦挺好玩儿的吧？

伯韩 嗯。可我还是喜欢上海。外国再好，到底是外国。（转脸看看妻子，怜惜地）你身体还是不大好啊！

景萱 还是病病歪歪的，也惯了。（沉重的眼色）我父亲原要来接你的，正好今天有要紧事……

伯韩 你父亲好吧？

景萱 （叹了口气）我回头告诉你。

伯韩 （停了停，转向婉新，显然刚才码头上的情形使他有点不愉快）爹还是那个老脾气？

婉新 （一笑）老脾气。

伯韩 老二，你现在在厂里干什么？

仲鸣 （笑嘻嘻地，并不回过脸来）我呀，什么都干。去年我还帮老瞿倒痰盂呢！

婉新 （帮着解释，但显然有点嘲笑的意味）这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爹说，别一当少老板，就沾了大少爷习气！

〔车转过四川路桥，向南开去。

三

〔景化到电车上。

〔车在站上停着，耀堂和大年挤上一节拖车。车厢里挨挨挤挤的尽是一些穷苦的乘客，车一开动，耀堂几乎摔交，大年一把扶住了他，掏钱买票。

耀堂 我有！（他又用手伸进大襟里去，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纸片来亮了亮）我有派司。

大年 （自己买了票）伯韩弟回国了，可好了！

耀堂 （心不在焉）嗯。伯韩的行李，你嘱咐老瞿送回家了？

大年 对。我说舅舅——

耀堂 （不放心地）老瞿不会出岔子，丢了东西吧？

大年 不会的，您放心吧。舅舅，伯韩弟成了纺织业的专家，这可不容易，我们厂该好好发展发展了。

耀堂 是啊，有个懂洋文的，往后跟外国人做买卖，就方便多了。

〔他眼睛望着前面，若有所思。

〔电车驶过外白渡桥。

四

〔一幢上海弄堂里常见的石库门房子。

〔大门上一块黑地金字、略显横阔的方形招牌：“大光明染织厂”。

〔接着景化到房子里面，我们一眼看到：小天井里有两个工匠在将布匹装木箱；客堂间里装着柜台，布置成店堂的样子，有几个职员和练习生，一个职员正在跟客户谈生意，仲鸣坐在一张办公桌上的的笃笃打算盘。——当我们大致看清楚这家“工厂”的整个气氛以后，就看见老瞿提着一把铜吊从后面出来，穿过客堂，走进厢房里去。

〔厢房里的陈设比较整洁和讲究，看得出是经理室或帐房间一类的地方。伯韩、耀堂和大年都在屋里。老瞿默默地进来，给他们沏了茶，又默默地退出，带上了门。

大年 （把一叠彩印的商标纸递给伯韩）这是我们厂的商标，有两张是新牌子。

〔伯韩一张一张翻着看：双喜牌、三星牌、麒麟牌、彩凤牌、最后一张是爱国牌，画的是万里长城的壮丽景色，上面写着两句标语：“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伯韩久久地注视

着这一张。

大年 （拿着手里的铅笔指点着）最吃香的是这个：爱国牌蓝布。现在没有人不知道的！

伯韩 我们还是连一间厂房也没有？

耀堂 没有。我们包了几家小布厂出的货，染布也是交给人家代染的。这样开销省，风险小，现在牌子做出去了，赚钱是稳的。

伯韩 （流露出~~不满~~）可这不是办厂啊，爹。

耀堂 办厂可不容易！这两年，日本纱厂把中国厂家挤得差不多都没有路走啦。你不知道，多少办厂的还看着我们眼红呢！

〔景萱带着梁溥泉进来。〕

景萱 我爹来了。

溥泉 （一进来就连连拱手）亲家！伯韩！我没有到码头上去接，实在是没有法子。

伯韩 您太客气了，岳父。

耀堂 溥泉哥，你厂里的事怎么样了？

溥泉 完了，亲家！资产倒挂！法院和银行今天派人来了，决定停业清算。十几年的心血，竟落得这么个下场！（眼泪扑簌簌滚下来）

景萱 爹！（只叫得一声，就陪着隐泣起来）

伯韩 这怎么会的？您的厂规模不小啊。

溥泉 你这几年在外国，不明白我们这一行的难处：时势不太平，市面不景气，日本纱厂逼得凶，政府还一个劲儿的挤兑。三年前，我实在叫逼的走头无路，向中国银行做了厂基押款。可你猜怎么着？财产对折估价，背的可是一分一的利息！（老泪纵横）明明是个陷入坑，可你就不能不往下

跳！

〔沉默，耀堂叹着气。〕

〔老瞿拿着两份请帖进来，交给大年。〕

大年 （看了看，疑疑惑惑地）请帖！（向耀堂）姓宗的请您跟我吃饭。

耀堂 奇怪！（向伯韩）无亲无故的，忽然找一家客户介绍了过来，一个劲儿要跟我见面。

伯韩 （拿过请帖来看看）宗貽春，这个人是要干什么的？

〔耀堂和大年互相看看，都答不上来。〕

溥泉 宗貽春？（谈虎色变）这个人跟日本人有关系。可要当心！他找上你们，不会有好事的。

耀堂 （急起来）那，那怎么办？

溥泉 亲家，这顿饭不好吃！

耀堂 （向大年）你，你回掉了吧。

〔大年踌躇了一下，走到桌边，把铅笔在耳朵上一夹，动作麻利地拿起电话听筒，拨号盘。〕

伯韩 （想了想，胸有成竹地）别回掉！请他加发一份请帖，我跟你们一起去！

〔在伯韩的果断的神色中，景化出。〕

五

〔在一家日本餐馆的单间里，道地东洋风的装饰。晚上，穿和服的女侍恭顺地招待着客人，自动留声机放着日本歌曲。〕

〔耀堂、伯韩、大年 and 宗貽春坐着谈话，那光景已经在饭后。宗貽春，一身的“富贵相”，神情间有一种极不调和的